

薛方山紀述
歸有園塵談
古今藥石

呻吟語選
安得長者言
鄭敬中摘語

仰子遺語
恥言
木几冗談



11938

薛
方
山
紀
述

薛應旂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薛方山紀述（及其他八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薛方山紀述

武進 薛應旂 著

旅性資疎鹵。向往不前。而景哲追修之志。實不敢自怠。凡所聞於師友。輒爲紀之。間有自得。亦附書焉。置之几案。少裨循省。曰述者。明非己作。不敢冒立言之責也。

上篇

古之學者。知卽爲行事。卽是學。今之學者。離行言知。外事言學。

一念不敢自恕。斯可謂之修。一語不敢苟徇。斯可謂之直。一介不敢自汙。斯可謂之廉。

牛梏于童。可服于廂。木植于芽。可棟明堂。必也其慎始乎。

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。有清則有濁。有厚則有薄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故一治一亂。皆非一日之積也。

御氣者道也。勝天者人也。贊化者性也。

聖人制命。賢者安焉。不肖者逆焉。

君子積行而處窮。守道而招毀。命也。亦性也。命則順受於天。性則責成於己。

心易實而難虛。氣易揚而難抑。能虛而抑。其於道也幾矣。失心之言荒以肆。無檢故也。怠行之言易而罔。不試故也。

聖人全道而立訓。故簡而一。諸儒擬言而議道。故煩而二。幾也者。君子之所慎也。審幾者。賢見幾者。聖知幾者。神。

不知幾。不足與有行也。不知本。不足與有用也。

一節之士。難與語中庸之道也。好名之人。難與語切實之事也。

人之所不能達者。時也。所不可離者。道也。時有升降。陰陽盡之矣。道無定在。鳶魚見之矣。通乎晝夜。窮通得喪。皆非在我者也。察乎淵魚。體用顯微。皆非在物者也。

緩行徐言。不可遽謂之德也。工文善書。不可遽謂之才也。

文王望道未見者。不自滿假。其心虛也。顏子見道卓爾者。既竭其才。其心實也。曰虛與實。其究一也。人之一身。父母之遺體也。天地之委形也。觀天地之不遠。念父母之孔邇。則心常存。而身有主矣。

萬物皆備於我。不可以物爲非我也。然而有我。則私矣。萬物皆具於心。不可以心爲無物也。然而有物。則滯矣。

天行健。斯懸日月而不墜。地行順。斯振河海而不洩。人行誠。斯備萬物而不遺。

五紀明。則陰陽成象。而天道立矣。四維效。則剛柔成質。而地道立矣。五典真。則仁義成德。而人道立矣。聖人立命。其次植義。其下沉俗。

博文約禮。孔子之學也。一貫盡之矣。知言養氣。孟子之學也。四端盡之矣。擴而充之。四端其一貫矣。

君子習天以敦仁。習地以精義。習於天地之間。以對時。故可以事上。可以使下。可以知明。可以知幽。清生濁。虛生實。一生數。大生細。

其志定者。其言簡以重。其志儉者。其言質以實。其志剛者。其言果以斷。其志直者。其言明以厲。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。患不足以繼之耳。不患立言之不善。患不足以踐之耳。

妙感應者存乎德。竭顯微者存乎識。處事變者存乎才。

誠者立本也。謀者定事也。幾者預圖也。激清名於一朝。發義氣於一二事者。未爲得也。

君子於天下。談不如見。億不如歷。

陰陽之氣。凝者爲石。流者爲水。凝者無變。信也。流者無滯。智也。孔惡其硯室也。孟非其激逆也。信立而通。則不窒矣。智運而正。則不逆矣。

信貴能明。執偏廢全。其失也塞。直貴能容。任情取物。其失也絞。果貴能詳。疾行寡顧。其失也率。

君子之於道。非任不成。非氣不至。自是似任。而非任也。客氣似氣。而害氣也。

賦奇特之器者。受抑於天。抱直遂之操者。見折於人。斯性命之理。造化之權也。

明養于靜。而喪於耀。勇昌于平。而沮于愎。

炫才則嫉來。矜名則毀集。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。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。其中介以正。其外巽以達。其庶乎。

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。僞徒壞之也。大道之不行于天下者。多岐亂之也。君子不可以不忍也。忍欲則不屈於物。忍劇則不擾於事。忍撓則不折於勢。忍窮則不苟於進。故曰必有忍。其乃有濟。

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朋友之聚。所以樂也。對面而異其存。亦奚貴於聚哉。

直木先伐。全璧受疑。抱愚之性。犯世之忌。求一朝之安難矣。知止能退。庶其免乎。

畫者象也。值其畫者變也。潛龍勿用者亂也。用其辭者占也。斯義不明。而附會無不至矣。

尙書紀帝王也。春秋紀伯也。王降而伯。德降而力。禮降而政。斯天下多故矣。

古之爲師者。以誠教弟子。亦以誠學。今之爲師弟子者。交相欺而已矣。欲騰名而餌利。不亦惑乎。

不好名者。斯不好利。好名者。好利之尤者也。

一念至微也。天必格之。況積德而惟馨者乎。

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。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。知者寡而罪者衆乎。由魏晉而來。天其閉道也已矣。

世一易。則習一變。賢一出。則論一新。必也折之仲尼。斯其爲定則矣乎。

人不自重。斯召侮矣。不自強。斯召辱矣。自重自強。而侮辱猶是焉。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。

中庸者。唯中則庸也。過焉者非也。庸或非中也。或失之不及也。

易終於未濟。斯天道之不窮乎。書終於秦誓。斯氣運之將變乎。詩終於商頌。斯文弊之復質乎。春秋終於

獲麟。斯王道之永久乎。

達於天命之謂德。推而通之之謂道。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。異裁同制之謂教。小人其心。君子其飾。名是而實非。其天下之大害乎。

或問舜有四耳四目。信乎。曰非然也。以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。是以無所不聞。無所不見。斯之謂四耳目也。禹有九手九足。信乎。曰非然也。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。是以不行而至。不疾而速。斯之謂九手九足也。

無實而有名者。盜也。小實而大名者。幸也。孔子願以執御名。而天下後世稱聖焉。實也。

經者律之本也。律者經之推也。經以用律。無廢道矣。律以行經。皆良法矣。彼閔於法者。常棄經以爲虧。專於經者。率薄法以爲俗。其亦勿思甚矣。

問義與命。有以異乎。曰孔子得之不得。曰有命。是命也。亦義也。紂曰我生不有命。在天是命也。非義也。博施者施之博也。濟衆者衆得其濟也。故曰博施非難。濟衆爲難。

詩有五材。獻俗而不俚。列政而彰義。極幽而不隱。貢善而不諂。刺惡而非怒。用之房中。則美化流。用之鄉黨。則親睦行。用之朝廷。則綱紀立。用之軍旅。則威武振。用之郊廟。則神鬼格。斯其爲詩也。唯君子爲能舉之也。

詩以言志。虞廷所以昌也。詩以炫藻。六朝所以衰也。

能者忌之積也。直者怨之招也。君子能而不有，直而不居，斯得其道矣。勢利在人，有時而銷歇也。天理在人，無時而泯沒也。

人之一心，本與天通者也。或爲巧言所入，或爲讒言所拂，斯變其常性，而不能辨是非矣。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，薛子曰：秦始皇之焚書，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？徐子憮然曰：子之言，

其有感歎，非過也。

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，而無時不自得也。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，而無時不患失也。

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，取諸出入之門，以開示學者。闔闢則謂之乾坤，一闔一闢，往來不窮，則謂之變通。見形則謂之象器，制用則謂之法，利用則謂之神，神也，法也，象器也，變通也，乾坤也，其究一也。

君子不知風，不足以成俗，不知雅，不足以立政，不知頌，不足以敦化。

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，可以爲詩乎？曰：亂世之作也，其詞治，其音漓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。問曹植王粲，曰：其殆淪斯人之耳目者乎？勿觀可也。問李白杜甫，曰：其猶有可取乎？近于史也。曰：然則刪後果無詩乎？曰：楚有屈原，漢有蘇武，梁鴻諸葛亮，晉有陶潛，唐有張巡，元結，韓愈，顏真卿，司空圖，其猶古之遺也。元聲之在兩間也，洋洋乎曷嘗一日息哉。

文中子講學河汾，王珪其族叔父也，亦師而受學焉。輔相唐室，卒爲名臣，豈偶然哉。蓄不久則著不盛，積不深則發不茂。

君子之學也。憂不得乎實。不憂名之不得也。君子之仕也。憂不崇其德。不憂官之不崇也。

人子之事親也。顯親爲上。其次悅親。其次養親。其次榮親。其次逸親。逸者力可能也。榮者貴可能也。養者富可能也。悅者賢可能也。非德能聖人。其孰能顯親哉。

經所以治身也。亦所以治人也。律所以一民也。亦所以一己也。故治經者。要於適用。治律者。要於求中。君子之道。定心爲上。心定則經可治。心不定則經不可治。今之亂經者。則又多矣。以權者假。以術者賊。以功利者叛。以辭賦者荒。以章句者支。以記誦者淺。以靜虛者玄。以俗者卑。以名者襲。故治經得之於心。而措之於行者鮮矣。

古人於同己者。或知其惡焉。不以其同而私喜也。異己者。或知其善焉。不以其異而私怒也。時之隆汙。民之休戚。其幾安在哉。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。

改過則長善矣。甘貧則足用矣。

君子之於世。無去無就。惟道之從。介士甘遜迹以遂高。退士務匿名以辟咎。志士求危身以著節。義士樂奮勇以垂聲。其行不同。其失中一也。

治世之教也。上主之。故德一而俗同。季世之教也。下主之。故德二三而俗異。

族之離。由宗法不立也。宗法不立。則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。欲其合族而延祀也。不亦難乎。良臣於君。盡心而已爾。不以遠近異其忠貞。士於友。盡心而已爾。不以從違二其信。

古者以行爲言。故其文簡而中。後人以言爲行。故其文煩而億。

義協。則禮皆可以經世。不必出於先王。理達。則言皆可以喻物。不必授之故典。

三皇立其生。故施以網罟。五帝昌其化。故辨以衣裳。三王比其法。故維以制度。五伯脅其威。故假以兵車。仲尼細其智。故約以忠恕。孔伋達諸天。故析以性命。性命者。仲尼罕言。子思蓋將以捄陂行而伐私情也。

無成者。惡盈也。括囊者。辟譖也。遜迹者。消息也。有是三者。庶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
人情譬於抑而放於順。肆於譽而勑於毀。君子寧抑而濟。毋順而溺。寧毀而周。毋譽而缺。

存誠之心。道民之教也。閒邪之方。防民之政也。克己之勇。一民之行也。

懷永圖者。緩急效。負遠略者。遏浮言。

言貴切。而不貴訐。議貴盡。而不貴爭。迹貴明。而不貴暴。名貴與。而不貴取。

爲人臣者。莫難於納汙。尤莫難於任怨。不納汙者。不可與圖幾。不任怨者。不可與決滯。

爲家以義不以利。則族黨睦。而家道昌矣。爲國以義不以利。則賢才輔。而世道盛矣。故曰。義以生利。

孔子曰。鄉人皆好之。鄉人皆惡之。未可知其人也。一鄉皆稱愿人焉。德之賊也。是故鄉居而恂恂。在朝而便便。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。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。孟子學孔子者也。故曰。我猶未免爲鄉人也。是則可憂也。

公山不狃之叛。叛季氏也。非叛魯也。孔子欲往。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。觀其奔吳。而猶不忘宗國。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。

下篇

董仲舒相江都則化。相膠西則化。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。武帝三策而不用。柰之何哉。

或問老子之教。可以治天下乎。曰。可。一曰慈。二曰儉。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。於治天下也何有。可以治身乎。曰。可。如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。令人心發狂。於治身也何有。

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。或問之。曰。惟一誠耳。彼專事導引者。亦何爲哉。

曾子啓手足以示全。子張呼申祥以告終。一息尙存。此志豈容少懈哉。

王烈居鄉。不事武斷也。人皆望廬而還矣。龔遂之郡。不持干戈也。盜皆賣刀買牛矣。

君子無我。斯能處人。聞譽而喜。見諍而恥者。衆人也。聞諍而喜。見譽而懼者。君子也。司馬君實。不亦宋之君子乎。欲罷熙豐之法。蔡確譽之則喜。蘇軾諍之則怒。夫軾與確。人所知也。君實豈不知哉。蔽於己之異同。而忘其人之賢否也。是以君子貴無我。

君子之爲政也。因其道。不變其俗。通其情。不失其宜。是故有不火食者矣。燔炙雖美。不可以告也。有不粒食者矣。饕餮雖善。不可以告也。

我聞曰。大臣法。小臣廉。法則無不廉矣。廉則無不法矣。法則庶士無不端矣。廉則百姓無不足矣。如此而

世道不升者。未之有也。

易曰。何以聚人曰財。傳曰。財聚則民散。是財者。人之所由聚散。而理財者。軍國之大政也。苟生之衆。爲之疾。而非食之寡。用之舒。則財亦難乎恆足矣。

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。得民心以散財爲先。散財以節用爲急。

蕭文奎爲御史。出巡。遇薛子於天津。問觀風之道。薛子曰。嘗聞之君子之德風。觀民風之敬。可以知己之莊矣。觀民風之讓。可以知己之讓矣。觀民風之貴德。可以知己之仁矣。觀民風之賤貨。可以知己之義矣。觀民風之敦慤。可以知己之信矣。曰。然則觀風者。觀諸己乎。曰。子不聞乎。知風之自。觀不於己。將何觀乎。曰。然而今而後。吾知觀風之道矣。

高宗未見傳說。仲尼未見周公。乃皆觀其貌於夢寐之間者。其氣類之相感乎。

伊尹就湯就桀。放君立君。而人不疑者。何也。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。一介取與之不苟者。素孚乎人心也。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。雖召公猶且疑之。豈其尹之不若哉。其所值者則然也。至於風雷之變。則天且孚矣。而況於人乎。

長洲吳公。辭東閣而居禮部。無錫邵公。辭尙書而乞終養。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。今猶及見也。孰謂四維久不張乎。

大臣之道有三。一曰公。二曰讓。三曰容。公則不比矣。讓則不爭矣。容則不忌矣。

或問文必本諸行乎。達諸政乎。曰然。吾聞之。其行敦者。其文實以切。其政平者。其文簡以明。其行與政矯而譎者。其文夸詖而支離。

君子之籌邊也。養士爲先。禦敵次之。勝敵又次之。

爲民牧者。以子弟視其民。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。以生徒視其民。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。以魚肉視其民。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。

文以載道也。道以經世也。靡辭不足以闡幽。治辭不足以適治。游辭不足以貢俗。艱辭不足以辨理。故曰辭達而已矣。

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。見善忘舉者妬。知惡不劾者比。依違是非者譎。借公行私者佞。意存覬覦者狡。懼禍結舌者儉。指摘疑似者刻。怒人傲己。蓋其所長而論者忿。喜人奔競。譏其所短而薦者貪。九者有一於此。終亦必亡而已矣。開誠布公。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。

寇賊猾夏。猶水之於木石也。石實水不能入。木不實水則入之。弭盜莫如詰姦。撫民莫如糾墨。理訟莫如正俗。

君子之於刑也。服民不難。中刑爲難。中刑不難。致明爲難。致明不難。清刑爲難。清刑不難。用仁爲難。

君子之道。博學以蓄其德。博問以通其學。精思以研其幾。直躬以踐其仁。知斯四者。可以得爲政之本矣。仰察於天時。俯察於土俗。中察於人情。視民不良。如己之惡。視民不足。如己之匱。知斯五者。可以得爲

政之用矣。

君子法以制財。而民不困。時以興事。而民不勞。惠以慈民。而民不離。遜以導民。而民不亂。中以折獄。而民不爭。時以簡民。而民作勇。六者具舉。可以爲政矣。

君子有五政。而終之以樂。一曰愛。二曰義。三曰序。四曰勤。五曰愼。六曰樂。故不愛之樂。殘忍之聲也。不義之樂。淫靡之聲也。不序之樂。乖亂之聲也。不勤之樂。惰慢之聲也。不愼之樂。放僻之聲也。

古之稱善政者。愛民。今之稱善政者。賊民。古之刑罰。懲民之惡。今之刑罰。剝民之財。古之征斂。計安其國。今之征斂。計肥其家。古之折獄。求民之情。今之折獄。任己之情。

世有溫良慈祥者矣。事不能舉。訟不能聽。今謂之無才者也。世有見事風生者矣。竭民財力。逢迎上官。今謂之有才者也。然無才者。殃民實淺。有才者。殃民實深。君子宜知所擇矣。

有一家之奸。有一鄉之奸。有一國之奸。有天下之奸。奸不去。害斯百出矣。

古之君子。其仕也爲人。故民得其所焉。今之君子。其仕也爲己。故民失其依焉。

君子之道。杜譽以防輕喜。杜讒以防輕信。戒暴以防輕怒。戒滿以防輕足。戒謁以防輕進。五者備。而身正矣。明以馭胥吏。恭以馭寮案。上下實以惠士卒。式以馭芻粟。均以馭商農。嚴以馭僕隸。密以馭左右。詳以稽始終。八者備。而政行矣。

古之爲令者。以悅民則賢。以悅上官則不賢。以立法則賢。以立猛則不賢。以弭盜則賢。以縱奸則不賢。以

修禮則賢。以縱傲則不賢。以惠孤獨則賢。以催科則不賢。今之爲令者。其實否則反是矣。

周公爲相。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。王荊公爲相。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。荊公不欲爲周公哉。自高自用。氣質之偏累之也。

爲政者。恩而不威。民斯玩矣。威而不恩。民斯攜矣。

君子之仕也。其上考德。其次考行。其下考績。

大臣者。官家之工師也。上以道德佐人主。中以紀綱正屬吏。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。

君子之仕也。見其君。不恤其身。周其民。不思其爵。持其要。不密其法。合其大。不計其小。其於政也幾矣。唐有李晟。宋有曹彬。其家無金玉之積。其受爵不溢其功。是以能令聞長世也。

周道微而霸臣興。宋論繁而霸儒競。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。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。皆勝心之爲也。韓子原道。胡子崇正辨。乃闢俗僧狂道。何與聃墨本色哉。

隋王仲淹抗志續經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惜其籍無傳焉。豈後人誅絕之甚。而遂泯之乎。

戰國亂矣。樂毅之謝燕惠。仲連之卻帝秦。正矣哉。

薛文清公之佐大理。王振引之也。當時若辭而不往。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。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言也。

或問瘠土之民。可與行政乎。曰。可。必也道以勸。或問沃土之民。可與行政乎。曰。可。必也道以儉。

人臣之本。忠直而已。係寵則忠之疚也。張功則直之困也。忠以殿國。非以安身也。直以永化。非以勝人也。詞章靡則理蔽。訓詁繁則經散。是故學至宋而明。亦至宋而支也。

周公之制諡法。善善惡惡。天下萬世之公也。今時則不然矣。曾何勸懲之有哉。

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。推其心。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。向使其功不成。而此心不白于天下。亦安然受之矣。

俗所未厭。聖人不輒改也。俗所未安。聖人不驅行也。

陶靖節之乞食而詠。邵康節之微醺而吟。非有所自得者。能若是乎。過此以往。孔顏之樂。其幾矣。

古諸侯。多天子繼別之支子。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。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。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。周道然也。漢唐以來。則無是矣。禮以義起。報宜從厚。今士大夫之家廟。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。

朱氏禮。祀止四世。承封建之舊也。程氏禮。祀及五代。緣子孫之情也。

漢諸葛武侯。唐狄梁公。宋范文正公。皆三代以上人物也。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。雖謂之聖學亦可也。宋之理學。固至周茂叔而大明。慶曆中。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。蓋已啓其端矣。

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。由人乎。由天乎。曰。孟子言之矣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但後世星數之說行。而求諸天矣。堪輿之說行。而求諸地矣。獨於人事委焉。不亦惑哉。

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。上書願削門人之籍。可謂盡事師之道矣。